

诗词四首

■都焯

五律·大井毛泽东故居

群山四望中
星火借竹风
院会农家近
轩窗涧水清
胸怀天下事
智统义师兵
遥想油灯亮
笑描中国红

南乡子·琵琶亭畔浔阳楼

声望满神州，千古名亭伴雅楼。居士不知身后事^①，悠悠。肯与三郎俱风流^②？

冬夏并春秋，过眼云烟典故稠。遗产黄金谁愿换！当休。旧话当年尚记否？
(注：①居士指白居易。②三郎指宋江。“风流”依谱应为“仄平”，因不可拆，只好离谱。)

浣溪纱·浔阳楼

江水滔滔尽向东，登临北顾眺归蓬。琵琶哪里谱滕胧？
过客匆匆荻渐老，流云缓缓月常弓。相思又病大明中。

南乡子·登滕王阁

名气越千年，唐宋元明入画间。公子王孙多驻足，流连。一任波涛送彩船。
仰面辨穹窿，鬼斧神工叹秀莹。踌躇丹青难写意，失眠。孤鸾长天梦里边。



童年往事

■李洁

童年记忆总是缤纷多彩又回味无穷。我幼年时，曾跟姨父姨母在农村生活几年，麦地里翻跟斗、夜空下数星星、举竹竿套知了、奔跑着捉蝴蝶，是最美好的回忆了。

记忆中那个头扎几个冲天小辫的笨丫头，常常跟着一群小伙伴在姨家后院池塘里套鱼。我们七手八脚忙着挖蚯蚓当鱼饵，忙着用绳子系瓶口，连活泼好动的男孩子也屏声静气，慢慢将瓶子沉进水里，静静等待鱼儿钻进瓶子。当我们猛然拽动绳子，贪吃的鱼儿只剩下在瓶中里挣扎的份了。

农村的空气清新中带着甜蜜。早春，温柔的风刚刚翩翩起舞，空气中便有了醇香的泥土味。奔跑在乡间小路上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了蒸馒头的香味，丝丝缕缕吸入肺腑，肚中的小鼓便“咚咚咚”地敲响了，我们撒开脚丫子便往家里跑。

每次路过邻居铁汉叔家门口，都能看到他被炉火映照得通红的脸膛。铁汉叔和徒弟甩着粗壮结实的胳膊，高高举起铁锤，重重地砸在铁料上，伴随着四溅的火花和如雨的汗水，铁料在不停地被翻动锤打。打铁时“嘭——啪——嘭啪”的声音，像是在弹奏雄壮的乐曲，我就在铁铺前痴痴地看着，全然忘记了腹中的饥饿。

农闲时，姨父家就开始磨豆腐。蒙了眼睛的小毛驴围着磨盘不停地转圈，白花花的豆汁便从磨盘缝隙中渗出。滤去豆渣，就开始煮豆汁。待到地锅中白烟滚滚，一股香气直钻鼻孔，就知道豆汁已经煮好了。刚出锅的豆汁来一碗，刚点好的豆腐来一碗，一会儿又有一块热腾腾的豆腐块递到手里，撑得肚皮圆鼓溜溜的我便跑去和小伙伴挖泥巴捏泥人，做游戏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当我抽空回了趟姨家，看到的故乡还是熟悉的故乡，只是路口站着的却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铁汉叔，村中很多人也已全然不认识了。恍惚间，我觉得童年的种种往事竟像美丽朦胧的梦境，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逐渐浮上心头……

我的党员大哥

■飞鸟

大哥30岁生日那天，光荣地入了党。成为一名党员，是大哥的梦想。

大哥小时候，有一天在涨水的河边玩，不幸滑入河里……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个壮年汉子飞身跃进水中，大哥获救了。当母亲扯着他带上礼品去给那个壮汉叩头谢恩时，那个壮汉健步向前扶起母亲，朗声笑道：“大嫂，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是共产党员。”当时在大哥心里，就种下一枚梦想的种子，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我们这里属豫东平原，主要产小麦棉花。我们村由于连年种植棉花，黄枯萎病异常肆虐，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已经不经济了。可是，村人还是按部就班地种植棉花。

大哥心里急了。他左打听右打听，终于从一个远房表哥那里获悉种西瓜利润大。大哥就在小麦地里套种西瓜，他把种棉花的营养钵和地膜覆盖技术运

用到栽种西瓜上，风调雨顺加上科学管理，西瓜丰收，价钱喜人。

大哥摆了个酒场，邀四邻八舍齐来欢聚。席间，推杯换盏，煞是热闹。酒酣耳热时，老黑叔醋溜溜地说：“大侄，你可有能耐了。”大哥起身，说：“各位长辈，还有冬生哥，我正想和大家商量明年我们一起种西瓜，拉到西边的扶沟县西瓜市场去卖，每亩赚两千不成问题。以后，我们自己要建个农业合作社，啥赚钱种啥。”

“好！”酒杯碰到了一起。

开春后，大哥他们对着村头那条祖辈不曾变的土路犯了愁，麦子套种的西瓜成熟在七月，雨多，万一运不出去咋办？

“真是感谢党。”这是大哥的原话。国家拨款，恩泽千秋的“村村通公路”工程开始了，这正解了大哥的燃眉之急。

但村头到村街的那条路不在规划范围，大哥联系好施工队，号召全村集资。三天下来，还差

一万，大哥一咬牙，把钱垫上了。大队支书拉住大哥的手说：“侄，来俺家，让恁婶子炒菜，咱爷俩喝个痛快。”

大哥红了脸，喂嘴半天，说：“我……想入党。”

后来，已是村主任的大哥，眼瞅着西瓜种植成了规模，一栋又一栋楼房拔地而起，喜上眉梢，可村人们闲暇时不去外地打工的，多聚牌场喝闲酒闹闲气，还有村里一群留守娃儿无人管，满世界跑，又愁上心头。

大哥把村部的三间闲房粉刷一新，进了一面包车图书，从科学技术到小说杂志、儿童读物，把一个房间摆得个琳琅满目；隔天，又进了乒乓球、台球、象棋等文体设备，安置在隔壁的两间房。门头钉一块木牌，白底红字“党旗活动室”。

大嫂对我说：“唉，咱家又赔了一万多。”我劝

大嫂：“这是好事。”大嫂点头，笑了，说：“嗯，我知道，只是心里有点心疼钱。”

有天，我正和村人一起埋在书堆里，大哥筹建老年公寓回来，喜滋滋地向乡亲们打招呼，看见我，径直走来了。

瘦高的大哥又黑了許多，两眼却分外有神，说：“你在学校要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。”我答：“已经交了申请。”大哥赞许地点点头，又说：“你一定要成为一名党员。”我点头，还未答话，早有冬生哥几个人拢过来，一迭声说：“村长，你可不能偏心，我们几个都写了入党申请了，不可能把指标给小辉弟留着。”

大哥朗声笑了。欢乐的笑声从党旗活动室飘出来，传得很远很远……



许巍音乐，伴我柔弱的少年时光

■孙倩

总有些人的声音会在你的成长中留下深深印记，陪伴你度过那青涩的日子。对于我来说，许巍音乐算是其一。这个男人温暖的嗓音在我高中时代疲惫灰暗岁月里，是难以复制的解药。他的歌是镇痛剂，是安神剂，是我少年时光里值得温暖的温暖。

当我走过那鲜嫩得像露珠一样的柔弱年华之后，再回头去看，反而什么都看不清了，即使怀着激动的心情想描述给别人，也是完全不知怎样形容。假如有个人的声音或某段岁月留在你身上的印记太过深重，深重到无法说明，你最后也只能对它保持沉默。

开始听许巍唱歌是在一个阳光晴朗、天空湛蓝的下午。那还是在高中时代，我坐在教室的后排，用高高一摞书挡住脸，偷偷把耳机塞进耳朵，从那一刻起，我被这个男人的声音所安抚，直到今天，这种美好的感觉也未曾消逝。

我结识许巍音乐的是那张专辑《时光·漫步》：一种不甜腻、不轻浮、不狂躁的温暖和人性关怀。许巍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喜怒哀乐，甚至超脱了世俗的纷纷扰扰，站在饱含哲学意味的角度，吟唱那些不随时间流逝而离去的感伤。在他的歌里，生命像一杯

茶，味道恬淡，回味则是清苦隽永的。他的歌不是那种“金刚怒目”式的摇滚乐，而是一个拈花微笑的长者，眉眼间全是禅意。

在接触了《时光·漫步》和《曾经的你》，这些许巍禅味浓郁的后期作品，我才回过来听他早期的专辑——比如《在别处》，这时我已是大学生了。学校琉璃瓦屋檐的古建筑上有阳光斜斜地倾泻下来，仿佛永恒一般，我在看梧桐的叶子黄了又绿……

每个人都会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借那种声音来体味自己的情绪。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世界，也曾一度沉溺，或许每个

人都有。因为我们生来不同，但却彼此遥遥呼应。

于我来说，许巍已经成为一种标识：我能轻易地品出感伤的气质，然后与拥有相似气质的人拥抱取暖。

《在别处》并非是一张有着深刻含义的音乐专辑，有些只是直诉自己的内心状态。我是孤独的，爱情遥不可及，欲望像野草，而我的思绪永远飘在伤感的幻灭里。

听许巍音乐的这些年里，我有发自内心的感动。“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你对自由的向往”，这是时光的力量，是催人奋进的岁月的力量。

许多柔情渐渐淡出了视线，唯有那轻浅的唇边酒窝成了温暖的标志。

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晚霞般的笑容消散在浩瀚的长空之中，我在听着音乐长大……



姻缘

■王天瑞

五年前，李木的两个儿子20岁，李木就发愁；今年李木的两个儿子25岁了，李木更是发愁，发愁两个儿子没有找到对象。儿子该找对象了却找不到对象，是爹娘的极大羞愧。人家一定会说，不是爹娘品德不好，就是家里生活困难，或是儿子有什么毛病。李木坐立不安。

五年前的某一天，李木找到我，让我给他出出主意。我看到李木那霜打的茄子样，就说，李木啊，你两口子品德好，手里富，儿子齐整，咋能找不到对象，发个啥愁哩，要让我说，儿子刚刚高中毕业，年龄还小，你们家再奋斗几年，再给儿子找对象也不晚。

李木真的听了我的话，回去召开家庭会说，咱就按你王叔说的办，现在我手里也有几十万元积蓄，现在奋斗几年，再盖两栋小楼，再添两台小车，再置两套家具，再添两套家电，往后啊，咱天天过好日子！

李木的两个儿子是一对双胞胎，哥哥叫大兵，弟弟叫小兵。两个儿子结伴到南方去打工。李木

两口在承包地上种药材。几年之间，全家人齐努力，就把小楼、小车、家具、家电一样一样办理得停停当当。

不过，李木还是发愁，发愁两个儿子没有找到对象。李木就不辞辛苦，不分早晚，走访周围的村村寨寨，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媒茬，终于打听到有一对娇好的双胞胎姐妹。

一天傍晚，李木来到我家，眉飞色舞。原来，二十里远的周村有户叫周道的，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姐姐叫大兰，妹妹叫小兰，都是高中毕业，年龄比大兵小兵小一岁，品德长相都夸好。最近几年在南方打工，家庭也致了富。李木想让我到周村再打听打听，看看她们姐妹俩有没有对象，如果还没有对象，就托我当媒人。我说，我有个老同学是周村人，还是周村中学的语文老师，打听他保准能打听一清二楚。这时，李木从腰里掏出个小红包，说，这是1000块钱，和你老同学上馆里吃一顿。我说，我一毛钱不拿，老同学也得管

酒喝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肩负使命，骑上摩托车就出发了。刚刚走到邻村大街上，恰巧看见周村的老同学匆匆走来。我大喊，老同学，干啥去呀？老同学喜出望外，说是去找我哩，并神秘地告诉我，周道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姐姐叫大兰，妹妹叫小兰，还没有对象哩，周道想让他再打听打听，李木家那一对双胞胎儿子有没有对象，如果还没有对象，就托他当媒人。我哈哈大笑，说，老同学，你打听我就打听到了家了，我知根知底，走，上我家说去。我借故躲到一个背人处，给李木打个手机，把老同学的来意说了一遍，让他到小馆里订桌饭。李木乐得说话都变了调。老同学坐上我的摩托车，问我在哪里干啥哩。我说，闲来没事，溜溜转转兜兜风。我开起摩托车向村里飞去。

这媒咋能说不成哩，两家老人一说即合。李木给大兵小兵打了电话，又

写了信，命令道，过春节提前回来，给大兰小兰见见面。

腊月二十三，俗称过小年，村庄里响起了鞭炮声。两辆桑塔纳驶进村，停在李木家的大门口。李木两口走出来，乡亲们围上来。跟随大兵从车里走出一位姑娘。大兵说，爹，娘，这是大兰。大兰羞答答叫爹，娘。跟随小兵从车里走出一位姑娘。小兵说，爹，娘，这是小兰。小兰羞答答叫爹，娘。李木两口恍然大悟，忙答，哎哎哎。

大兵小兵看见我，一齐喊，王叔好！大兰小兰会意地笑了笑，也喊，王叔好！我问过好好好，就问大兵小兵，你们和大兰小兰啥时候认识的？大兵小兵说，我们在一个工厂里劳动认识的。我问，你们谈对象咋不给爹娘说一声，看叫你们爹娘愁的。大兵小兵笑了，大兰小兰笑了，乡亲们也笑了。我又问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？大兵小兵看了一下大兰小兰，说，腊月二十九吧。我说，好好好，腊月二十九，天长地久。

这时，收音机里响起了热烈愉快的歌声，鲜花鲜花，在春风中怒放；青春青春，在勤劳中闪光……

李木两口笑着说，来来来，吸烟喝茶吃糖嗑瓜子！